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298
26 November 1974
CHINESE



第二十九届会议

大会

第二二九八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布特弗利卡先生 (阿尔及利亚)
后期: 班达先生 (赞比亚)
(副主席)

- 一 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25〕
- (a) A/L. 733 和 Add. 1 和 2 号决议草案
 - (b) A/L. 737/Rev. 1 号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4-70372/A

议程项目 25

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 (a)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刚果、古巴、达荷美、民主也门、埃及、赤道几内亚、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罗马尼亚、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 (A/L. 733 和 Add. 1 和 2)
- (b) 澳大利亚、巴哈马、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海地、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拉圭、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乌拉圭提出的决议草案 (A/L. 737/Rev. 1)

主席：今天上午大会将开始审题为“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议程项目 25。大会收到了两项决议草案，分别载于 A/L. 733 和 Add. 1 和 2 号以及 A/L. 737/Rev. 1 号文件中，并收到了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 (A/9875)。乌干达现已增列为 A/L. 733 和 Add. 1 和 2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提议关于议程项目 25 的辩论的发言人名单在今天下午六时截止报名。对我们工作的组织来说，这样作是必要的。如果无人反对，就表示大会同意发言人名单在今天下午六时截止报名。

即如此决定。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由于我第一个在此项辩论中发言，我必须表示我们大家在获悉吴丹逝世时的伤痛。吴丹的人品在这个会议厅中是人所熟知的，同时与联合国认同极深，甚至在他退休离开后，他好象总是与我们一起同在此地，他的微笑充满了仁慈，带着谦逊的伟大标记。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与大会同感哀悼，并且与在这里已经表示了的对逝者的家人、缅甸常驻代表团和缅甸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人民和政府的吊唁，深感同心。

大会今天恢复其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开始的“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辩论可以回忆到，那次辩论在它将要结束和大会将要对我们在这个发言台上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被推迟了。

过去用来阻止大会采取决定的程序手段可能代表着相当出色的策略，这也当然不是第一次用这种诡计来推迟重要政治问题的解决。但它并没有为反对我们决议草案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它却证明了我们立场的更加正确。

这里没有人可以说今天的形势比较更有利于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在此时，柬埔寨的紧张情势继续增加，不满情绪蔓延于更广大面积的柬埔寨人民之间，尽管有金边建立的警察制度，现在人民已经开始公开表示他们对朗诺非法政权的反抗了。

我不需要提醒大家在上届会议上我所详细说明的论点，以作为我们倡议并呼吁大会采取符合其责任并适合柬埔寨人民真正愿望的决定的理由。

我只要重述我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发言的结尾时所说的话：

“大会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很简单，尽管它所表现的概念很复杂，尽管有人企图引入混乱的因素。

“如果容我简洁地总结可从作为我们辩论主题的形势作出的结论，我将说：

“第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三月，柬埔寨一直行使中立政策，这一政策使它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受到多方的侵略，以及主权遭受侵犯。除了这些外来困难外，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未曾遭受那种可能预感其下台的内部反对。

“第二，一九七〇年三月的政变显然是受到外来的鼓励的，而且是在西哈

哈努克亲王出国时发生的。

“第三，由此产生的政权的政变不为西哈努克亲王所接受，他组织了民族团结政府，进行解放其国家的斗争；也不为柬埔寨人民所接受，他们团结起来完全支持这一斗争；也不为全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它们仍然只承认西哈努克政府。

“第四，西哈努克政府的成员除了外交部长外，均在柬埔寨领土内。该政府现已控制了百分之九十的领土和百分之八十的柬埔寨人民。

“第五，在这种形势下，朗诺非法政权代表团在本组织只代表仍然在金边掌权的集团，不能合法的发言，也不能代表柬埔寨人民有所行动。并且必须强调，该代表团的全权证书每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团的驳斥。

“第六，大会因而有责任将柬埔寨席位归还给西哈努克政府的代表，作为柬埔寨人民的唯一真正发言人。在采取这一决定时，大会将不是代表柬埔寨人民选择他们的领导人；而只是确认柬埔寨人民已经作出的选择，这一选择不容忽视，只有那些对他们利益而言，要拖延现在的危机，使柬埔寨受外国利益的驱使的人除外。而且在采取该一决定时，大会将由终止悲剧根源的暧昧局势而助成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最后，由于这样作，大会将由确保组成我们本组织各国人民的真正代表性而恢复其威信和声望。”（第2188次会议，英文本第22页）

这是我一年前所说的话。今天我不认为该一发言中有任何需要改动的地方。在这一年中，柬埔寨局势的发展和那里的事件只证实了我刚刚重述的分析。

首先，关于柬埔寨人民，他们对朗诺政权的反抗比过去更清楚、更强烈。该国头子们的腐败、独裁、镇压、无能和可耻的发财致富的现象，相映着人民群众的不可描述的史无前例的贫困，使得人心越来越沮丧，抗议示威此伏彼起，特别是在学生和大学界，甚至新闻界中最亲金边头子的那些部门也不能隐瞒住这些示威的意义和规模。

在这种不能避免的瓦解过程期间，民族团结政府在解放区的行政正在各阶层、各部分组织起来，配合着继续瓦解朗诺部队的军事努力，尽管朗诺部队有从美国来的支持、领导和军事设备。

为了要了解已经作好的清楚决定，而对柬埔寨人民再强加一年的惨痛和斗争，这确实是不必要的。这个决定早在非法政权掌有金边大权，终止柬埔寨人民的独立和柬埔寨的不结盟政策时就已经作出了。柬埔寨人民的独立和柬埔寨的不结盟政策均在美帝国主义从事对越南侵略时被牺牲掉了，因为事实上，柬埔寨战争并非柬埔寨内战。

这是新殖民主义对独立、主权和不结盟的柬埔寨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国新闻界本身所揭露的事实，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尼克松政府在推翻西哈努克政府以期将对越南的军事行动扩展到柬埔寨领土的事件上所扮演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因此而产生的柬埔寨局势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旧是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本组织所关心的问题。大会的责任不仅是审议这项问题和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而且要采取一个同它的目标一致的态度。大会在决定支持外国侵略或支持人民的意愿的问题上，没有权利作片刻的犹疑。在这个问题中，这两个立场不是同样公正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大会帮助柬埔寨人民在本组织内行使他们作出自由选择的权利，虽然现时在本组织内代表他们的是一个因为投靠外国势力才能够存在和生存的政权。柬埔寨人民的代表权被篡夺，是他们继续受到的外来侵略在联合国内的一个反映。大会如果纠正了这种情况和恢复了柬埔寨人民非常不公正地被剥夺的席位，当然并不是解决了柬埔寨的问题；但是却肯定地洗清了与罪恶的侵略共谋的嫌疑，并且最低限度能够使一个民族的人民在我们的组织内自由地发出他们被人企图压制的心声。

在这个大会里，有人企图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管柬埔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这是柬埔寨的邻国们所关心的问题，而它们比我们更容易了解这个问题的所有事实和更适于寻找解决的办法。去年我们答复了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对于一个完全地方性的问题，在地理上只限于当地的问题，可能有些理由。可是当我们遇到的情况牵涉到一个民族的自由和主权，以及牵涉到我们参加国际生活所依据的原则时，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是有问题的。对柬埔寨人民进行侵略的事情，不仅是该地区邻近国家的事情；它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有权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全有责任表示全心全意与柬埔寨团结。

在赞同那种说法的国家中，有一些与我们有友好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希望加以强调，这一点也使我们不能怀疑它们的诚意。但是，我希望它们不会反对我，如果我告诉它们说，如果它们认为我们对柬埔寨问题的干涉是有害的——虽然它们

很清楚我们的倡议纯粹是基于它们对我们同样赞成的原则，并且完全只是为了柬埔寨人民本身的利益——为什么他们能够接受，如果不是赞同，甚至协助美国，不仅在柬埔寨，而且在它们整个地区，进行干涉？此外，难道采取这种态度本身是完全不受到美国现在仍旧在进行的干涉吗？我们可以打赌，如果将它们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的话，它一定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让大家都晓得，这项决议草案只不过是另一次尝试，企图延迟辩论、不让大会作出决定和让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自己的朗诺集团能够在我们的组织保持一个席位。大会去年以六十九票对二十四票多数赞成将柬埔寨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因为本大会的成员认为我们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大会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上一届会议上所提出的延期讨论的动议和今年提出的决议草案除了不让大会行使它本身的职权外，没有其他的目的。

那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要求“在有关上述项目的任何其他决议草案或有关该项目的任何其他实质或程序问题提出之前”先表决它们的决议草案；这项要求很明显地显示出这些代表团的思想和意图。当这项辩论结束，大会开始处理表决的程序时，我们将再回过头来讨论这项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强调这项倡议显然是反映了一种不安的心理状态。

因此我们谴责这个手段，并且要求大会将它击败，并且对我们在一年前提出未给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即现在载于A/L.733号文件的决议草案，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

法勒先生（塞内加尔）：昨天下午，美国代表以东道国代表的身分，在关于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吴丹逝世的发言中说：“今天，我们丧失了一个时代的伟人”（第二二九七次会议，英文本第18-20页）。这是在这个大会堂里所说的最真实的话。吴丹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把他的生命奉献于追求和平和正义，这些伟大的理想正是联合国的基础。有一天历史会告诉我们，这个勇敢的人所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他是一个正直的、富有人情的人。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主席先生你本人和各个区域集团代表对已故的、杰出的吴丹所作的悼词。我代表塞内加尔政府和人民，请缅甸代表团接受我们最衷心的慰问，并将慰问转达给缅甸社会主义共和政府和人民、吴丹夫人和吴丹的家属。愿他安息。

在本组织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连我国在内的一些代表团要求并获得在大会议程中列入题为《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项目。大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结束一种不正常的、可耻的局面，即在我们中间竟有那个靠着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的政变而在金边扶植起来的非法政权的代表。这种局面是美国和越南侵略高棉共和国领土的结果。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大会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十二月五日，辩论继续进行，但是当时有人用某些暧昧手法，使大会决定把这个项目推迟一届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要讨论这个问题。

有些人以为，促成这样的一个决定便能给予金边的傀儡一个额外的宽限期，让他们摆脱他们所处的绝境。他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有美国的大量和与日俱增的援助。但是他们没有计算到柬埔寨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自我牺牲的决心和意志，因为从那以后，情况更加恶化，因而加深了这个英雄民族的可怕苦难。在去年的辩论中，有机会在大会讲话的人已经不容置辩地证明了美国悍然长期干涉柬埔寨的内政，也强烈地谴责了这个超级大国武装侵略一个和平的、中立的、不结盟的小国的行为，依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不幸必须强调，当时对这个问题所作的那些决定似乎鼓励了某些国际强盗的行径，针对塞浦路斯的合法政府的政变就是其中一个最令人痛惜的例证。

自从外国策动的政变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颠履了柬埔寨的合法政府至今，情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明朗化了。事实上，没有什么人还会怀疑柬埔寨议会罢免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决定是一种可悲的、骗人的行动，因为这是在机关枪的威胁下进行的，而且柬埔寨一九四七年的宪法并未授权议会罢免国家元首。再说，假如还要辩称这个议会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形下拥载朗诺元帅上台的，那么他为什么急不及待地解散了那个议会，以便后来代之以另一个更为柔顺听话的组织？还不到六个星期之后，美国和西贡武装部队110,000人奉命侵入柬埔寨，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拯救这个傀儡政权，以免它被愤怒地起来反对它的全国人民所消灭。

所谓高棉共和国的总理隆波烈在这个讲台上的发言消除了若干人还存有的怀疑不容置疑地证实了美国和西贡于四月三十日入侵柬埔寨的事实。他还要找理由解释一九七三年上半年残酷盲目轰炸柬埔寨的行动，即令不是下流无耻，也是过份天真无知，请看他自己的话：

“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止，我们确实得到美国空军的战术支援，这是事实。我们的陆军因而能够进行整编和配备，人数也增加到250,000人……我们并不是高兴地接受这种空军支援，而是迫不得已，因为那一边死在这些炸弹下的人是我们自己的兄弟。”（第二二六三次会议，英文本第22页）

假如我们考虑这段时间，就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底越南巴黎协定完成那天到同年八月十五日为止，投掷在柬埔寨的炸弹总吨数超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掷在日本和联合王国的炸弹总吨数，这个事实不禁使人认为隆·波烈先生对“家庭精神”一定有一个特出的看法，而导致他的“政府”允许如此野蛮的集体屠杀行为的这种戏剧性的“需要”，对他的政府必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

虽然对柬埔寨的轰炸，从官方来说，已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终止，但美国在该国的干涉却在对高棉军队提供后勤支援和对金边政府提供技术协助的借口下继续其横行霸道。

美国国防部长去年六月五日向一个国会委员会发言时就承认过，美国空军每月在柬埔寨上空执行六百九十次任务——这个数目当然远比实际数目为低——而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连同它伪装为“民事顾问”的五千名官员，是金边决策的实际中心。那些美国官员直接参与对国家解放阵线的敌对行动。

因此，任何具有诚意的人再不能坚持柬埔寨问题只是一个简单的“内政问题”，一个“内战问题”，而认为联合国的介入将是“不可容许的干涉”。那些这样说的人心里很明白，假如他们真想停止对柬埔寨内部事务的一切外国干涉的话，这些话应该对谁去说。

至于我们的大会，它有权——甚至有责任——对一个超级大国向一个远在它国界一万公里以外的小国所做的这种蓄意的和破坏性的侵略，表示指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唯有首先恢复由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元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权利。

有些人要使我们相信，联合国没有权利把任何政府强加在任何联合国会员国的身上。我们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所在。事实上，柬埔寨人民已经作了他们的选择；他们已经勇敢地 and 果断地作了选择。这个英勇的人民为反抗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对他们的侵略已经作了四年多的斗争，他们所表现的坚强与决心，对于任何对他们所作选择的性质存有怀疑的人，提供了最锐利和无可反驳的回答。

我必须进一步说，柬埔寨人民的选择不仅是由于金边政府的非法夺得政权所导致，并且最重要的是由于那个政府已证明无能解决任何面对这个国家的种种困难。

在军事上，朗诺的军队被围困在金边及少数省份的总部，仅仅占据一些孤立的据点，而它们彼此之间的交通则全靠美国武装部队的空中支援。

那种军事情势的困境自然地导致政治危机，其严重程度只有灾害性的经济和社会混乱堪与比拟，以致整个局面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境地。

在全国七百万人口中，有五百五十万是生活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旗帜下，他们与他们的武装力量，并肩展开国家解放的英勇战斗。

其余那些在金边政府暂时控制下的人民，通过他们的领导力量——工人、知识份子、青年组织和各阶层的官员——来表达他们的意愿而不顾凶恶的和无情的镇压，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方法，对国家合法的政府和民族解放的英勇武力，表达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因此，全国教师协会在一件决议里宣布：

“教师们将不再为金边政府的卖国贼和贪官污吏作牺牲。”

高棉学生协会在金边也发表了下列声明：

“自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由美国政府策划和领导的政变以来，我们，年青的柬埔寨人民，就一直陷于一个独裁和法西斯的陷井里。”

同时，贪污之风遍及各阶层；娼妓和盗劫在这个不到五年前还被认为是最不腐化、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的国家首都也出现了。

这就是法国新闻记者，弗朗索瓦·德维诺写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战斗报》上的总结：

“今天，这个不得民心、贪污成性的政权还能持续，似乎是令人费解的。金边的经济窒息已到惊人的程度。这个一致被唾弃的政权还能生存，是以消耗大量军火为其靠山。 匿藏在他的皇宫深处，朗诺元帅似乎决心要走到全面崩溃的地步。”

金边政府陷入如此境地，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生存在一个它不能控制也不能开发其资源的国家里。一切可用的土地都掌握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手里，他们为他们控制下的人民的利益而耕种土地。

就这样，那些被围困在金边的人们什么都没有，被迫向他们的美国保护者进口三十万吨稻米，以应付越来越短缺的初级的商品；在这同时，解放区的丰盛收获不仅满足了人民的全部需要，并且今年还能输出大量的食米，因而恢复了柬埔寨仅在不到五年前还是东南亚主要食米输出国之一的传统。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管理的是柬埔寨国内从事工作和生产的一部分领土。它具有所有的主权条件，依照人民的真正利益来组织国家的活动，不受任何外国的干涉或依赖。除了外交部长外，它的所有部长都在国内，而我们不难了解为何外交部长要驻留在另一个地方，因为在那里他的行动能够更有效；柬埔寨的力量和代表性为所有国家所承认，即使那些企图非法地篡夺它的权力的人也不例外。它因为不结盟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事实上全世界所有仍然坚守“自由”两字的崇高意义的男男女女的同情与支持而得到益处——这些人们中显然也包括美国人民，他们的青年们在柬埔寨事件一开头就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学院的校园里示威，用他们的鲜血证明他们与高棉人民的团结一致。

在各大洲、各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集团里有六十二个国家承认它是柬埔寨的唯一合法代表。

正当本届大会召开之前，金边政府向它称做“另一边的高棉人”发动了一个和平的呼吁。显然，这个虚伪的把戏只是为了使得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人们被看做是执迷不悔的战争狂，这样来从英国国会争取更多的援助，使它能够延长它的挣扎。但是柬埔寨合法政府的首脑，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回答是没有误解的余地。他说：“和平，那是我们唯一所要的，并且马上就要的。但我们不能接受和平，除非我们收回百分之百的主权、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及国家的团结。”

因此，柬埔寨的和平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达到这个目的，只要美国终止它对这

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在我们大会方面，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清晰的立场，就是我们是否还能再容忍一个为他的人民这样憎恶的政权与我们在一起，而这个政权只不过是为一个外国侵略强权服务的工具而已。 平等、合法和道德督促着我们，比已往更迫切地要我们为柬埔寨的英勇人民主持正义；并且，如果我们恢复这个勤劳和平的人民、这个受尽折磨的人民——他们唯一的罪行是热情地、急切地为他们的自由、独立和国家主权而献身的真正政府的合法权利，我们将对我们大会的尊严作出了无比的贡献，也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了无比的贡献。

阿贾巴德先生（达荷美）：我国代表团愿同本组织一起对前任秘书长吴丹的逝世表示哀悼。 我们想向联合国，通过缅甸常驻代表团向缅甸政府和已故吴丹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谈到“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议程项目，达荷美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对去年在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中所组织的、今年仍无耻地继续推行的诽谤运动提出强硬抗议，这一运动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损坏那些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各非洲代表团的信誉。 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认为义不容辞、要同柬埔寨人民受苦几达五年的悲剧表示团结一致的精神，这批不祥之鸟感到诧异，去年是如此，今年仍然是如此。 最低限度它们大胆声称：在本质上这是一个亚洲的问题，非洲国家所采取的立场等于干涉一个与它们无关的问题，一个只有亚洲国家才能有适当的资格去了解 and 谋求解决的问题。

这确实是对本组织的任务的一个怪异和幼稚的想法，我国代表团是必然不能同意的。 因此，我们认为花太多的时间去讨论一个如此褊狭的看法是无益的，如果大会的大多数通过了这一看法，这将意味着此后唯一够资格讨论议程上的问题的国家将是直接有关的国家或者是来自相关地区的国家。 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将是签署本组织的死刑执行状，因为这样的话，联合国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

达荷美关注柬埔寨问题，正如大多数非洲国家关注这个问题一样，其理由不只是一个。 首先，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它关心，因为柬埔寨同它们一样，过去是一个殖民地，它的自然资源受到无耻的掠夺，国家受到外国的统治。 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它关心，因为柬埔寨——我们所谓的柬埔寨——同它们一样，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并且自它在合法的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有力领导下于一九五三年取得独立以来，它一直是东南亚不结盟的旗手和果敢战士。 这样，柬埔寨选择抵抗一切形式的霸权新殖民主义，不论它的来源和性质。 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它关心，因为柬埔寨同它们一样，必须抵抗一个不喜欢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一贯采取和经常确认的政策的外国的侵略。

这一事件与大会曾有机会讨论的另一事件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多，也很容易说明。事实上，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大会讨论了塞浦路斯问题，以及塞浦路斯人民单独作为受难者的悲剧性局势，并试图谋求一个解决办法。最近的塞浦路斯危机同这个企图以朗诺傀儡集团为首的篡位卖国贼及其外国雇主的政权取代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合法政权的臭名昭彰的阴谋是相类似的。由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塞浦路斯采取了加入不结盟运动政策，把塞浦路斯一去不返地擢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势力范围以外，这一政策为某个国家所不喜欢。同样地，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采取的一个类似政策，也不为某个大国所喜欢，因为它削弱了东南亚公约组织对柬埔寨的影响力，对该国的印度支那政策是一项严重的打击。在塞浦路斯，如同在柬埔寨，有人愿意接受外国的酬劳，执行一项在他处构想和策划的阴谋。在这两个事件中，最大的罪过大概是选择抵抗霸权和新殖民主义。以柬埔寨的特殊事例来说，在主子们的心目中，最使他们生气的就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已经成为一个不结盟的热情战士。当然，那是摆脱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唯一方法。

把视线如此纠正之后，就很容易看出导致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被推翻、并由一个傀儡政权同它的外国雇主取而代之的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日的政变，不是一个单纯的內政问题：它是在来自一些十分熟悉的地域的策划和发动下、由一小撮早为柬埔寨人民所认识的当地的无国籍叛徒所执行的一系列阴谋的直接结果。由于这是一项外国军队公开和直接侵略的行为，目的在于把一个独立、和平，此外还是不结盟的柬埔寨转变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殖民地，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的中国，感到有义务采取一个十分明确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里所发生的唯一问题是：一个外国，无论它是多么强或者多么富，是否有权向另一国家发号施令，把它的政策强加给他们，完全不顾他们的利益。答案是否定的。经过了四年多的抵抗、斗争和难苦，柬埔寨人民有权渴望和平和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

这些就是我们关心柬埔寨问题的理由。

事实很明显，国际新闻界特别是美国新闻界的报道都给予支持。 压倒性多数的柬埔寨人民团结和坚决支持他们唯一合法元首的事业，对外来的发号施令的企图断然说出了一个“不”字。 他们勇敢地抵抗、继续生龙活虎地抵抗那些甘愿无耻地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宁可出卖他们的国家而不肯采取有利于民族尊严和荣誉的立场的无国籍叛徒。 柬埔寨人民拿起武器决心抵抗，因为他们拒绝向既成事实屈服——我们都可以看到结果，这些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柬埔寨人民已经解放了几乎所有的柬埔寨领土，剩下只有金边的四周和其他一些不大重要的地方仍在朗诺傀儡的控制之下，这些地区全部为在柬埔寨王国民族联合政府所指挥下的武装解放部队所孤立和包围。 今天大家都承认这个政府直接管理所有解放地区，政府中的成员，除了外交部长之外，均身在柬埔寨。 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说我们所对付的是一个流亡政府，那是不诚实的、不真实的；阻止大会对不言而喻的事实作出反应，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大会没有权利罔顾这个明确的事实，即：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仍是为压倒性多数的柬埔寨人民所接受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政府唯一的错误就是选择为它的人民——因而为整个第三世界——效忠，满足他们对真正独立和不结盟的愿望。

我们不能再拖延了。 现在终于是大会必须停止接受一个无论在那方面都不再代表柬埔寨的政府所派出的代表团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了。 它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所派出的合法代表的权利。 大会的这一行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因为——这是非常要紧的——金边的卖国集团已不再试图掩饰它的慌乱。 尽管扶助它执政的主子给它以无条件的支持，在决心恢复独立的人民的厉害的压力之下，这个集团，这个卖国集团在一阵揣测中慌张失措，说它愿意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 由于这一慌乱，有人企图借着 A/L. 737/Rev. I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对他们加以营救，大会应当否决这一决议草案，因它的目的在于祝福朗诺集团，并企图暗示它仍然代表了某一方面。

要已经断然拒绝卖国贼阴谋的人民去同一个只统治着自己的影子的政府进行谈

判是不对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控制了整个国家，这一小撮无国籍人士除了放下武器之外便没有其他选择了。我们不当成为以朗诺为首的卖国集团企图挽回面子的策略的共谋者——如果他们还有面子可以挽回的话。

经过这样惨烈的战争之后，柬埔寨人民不可能再接受没有独立、没有民族团结的和平，这种和平只是表示恢复新殖民主义制度，而他们就是为反抗这个制度才拿起武器战斗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辩论必须以柬埔寨人民的意愿为指导原则；柬埔寨人民的意愿是要从外国统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要驱逐这一群叛国者、驱逐朗诺集团化身的腐败、无能政权。

我国是A/L.733和Add.1和2号文件内决议草案的一个提案国，我们愿意强调：这个决议草案的唯一规定，将为打开一条正义、合理、平等而切实的道路来解决柬埔寨问题。有些人花大笔金钱去设立并维持一个人民不想要的政权来损害柬埔寨人民的利益；按照道德标准，本组织应该首先要求那些人：让柬埔寨人自己去决定他们的命运，成立他们自己选定的政府——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按照道德标准，我们大会应该讲实际、讲道理，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权利，恢复它的席位，把现在自称代表人民的篡夺者代表团驱逐出去。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我们愿意讲实际、有勇气，当前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大会如果作出果敢的决定，驱逐朗诺集团的代表，那确实是对恢复柬埔寨的和平作出贡献。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方面所加的任何压力下屈服。如果纯粹盲目的政策容许一些大国把出卖整个民族说是一种政治理想，如果这些大国相信在远离国境之外去散播恐怖和死亡的种子把人民的愿望践踏在脚下，是很自然的事，那么本组织决不允许自己变成这种盲目政策的帮凶。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就来不及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真正代表现在就应该来取得大会中、仍由金边叛国集团的代表窃据的席位。

有许多人企图在形形色色的掩饰下拖延大会对柬埔寨问题作出裁定。去年，虽然还有大约二十个代表没有发言，而大会在暂停辩论之后，就宣布休会了。

今年，在本届大会会议上搞障眼法的手段是要求绝对优先讨论。泰国常驻代表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信(A/L. 9875)上要求在任何其他决议草案之前、或在任何有关本项目的其他实质性或程序性问题之前，先表决A/L. 737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这绝对是一个拖延的手段，因为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要求先表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提出的A/L. 737号文件内草案，后表决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提出的A/L. 733号文件内的草案。十月一日的决议草案事实上同去年二十八届大会上的A/L. 714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相同。

本组织不应该被不符宪章原则的力量的花招所骗。所以大会应该鼓足勇气，实事求是，拒绝泰国的要求，并且按照决议草案提出的先后，顺序进行表决。

柬埔寨人民等待我们作出决定；我们不要使他们失望。

黄华先生（中国）：在去年第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许多国家主持正义，提出了关于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主张。但是，在辩论的过程中，有人却利用所谓“程序问题”把这个问题推迟一年讨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代表团和其它共同提案国认为，本届联大应当作出决定，立即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且把期诺卖国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不容在任何借口下再予拖延。

所谓柬埔寨问题，完全是由于美国对柬埔寨的侵略所造成的。这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大家知道，柬埔寨是一个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不结盟国家。它一向热爱独立、自由，珍视和平。早自一九五五年以来，柬埔寨王国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多年来，它积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一贯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东南亚地区及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因而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并享有崇高声誉。但是，一九七〇年三月美国为了蓄意扩大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策动了期诺—施里玛达傀儡集团发动反动军事政变，颠覆了柬埔寨王国的合法政府。接着，英国又伙同西贡当局，悍然派兵大规模入侵柬埔寨，严重破坏了柬埔寨的和平、独立和中立。英国不但企图把由它扶植起来的期诺叛国傀儡集团强加给柬埔寨人民，而且支持它篡夺和窃据了柬埔寨王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迄今已达四年之久。由此可见，柬埔寨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超级大国粗暴地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一个奉行不结盟政策的第

三世界主权国家肆意进行颠覆和侵略，并且非法剥夺这个遭受侵略的国家的合法政府在联合国的权利。这种荒谬的局面，当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一切主持正义、真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国家和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柬埔寨人民是英勇的人民，他们丝毫也没有被超级大国的干涉、颠覆和侵略所吓倒。他们从遭受侵略和颠覆的那一天开始，就拿起武器，进行抵抗。四年多来，柬埔寨广大爱国军民，在以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以宾努亲王为首相、乔森潘先生为副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下，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恢复失去的和平和中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救国正义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已经解放了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国土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柬埔寨人民的武装力量愈战愈强，已成为一支训练有素、富有作战经验的强大人民军队。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领导下的解放区日益扩大巩固，连成一片，各级地方政权机构普遍建立。一九七三年春，西哈努克亲王一行返回柬埔寨，在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视察，同年十一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外执行任务的各部迁回柬埔寨，在大片国土上广泛而有效地行使着政府权力，和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现在他们动员了广大的人民力量，一面支援解放战争，一面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领导下，整个解放区军民生气勃勃，充满信心，正为最后扫除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朗诺集团的残余力量而在各条战线上开展着广泛的进攻作战。

主席先生，

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维护独立和主权，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一如既往，忠实执行着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积极声援和支持了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样，柬埔寨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也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不久前，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由乔森潘先生率领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曾分别访问了许多亚、非、欧国家，进一步促进了相互间的友谊和团结，取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它目前已经得到了六十多个国家的承认，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在这个会场内外恶意捏造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所谓“流亡政府”的谎言，这些事实就是对他们的最有力的驳斥。

柬埔寨人民的解放事业正在胜利前进。与此相反，盘踞在金边的朗诺叛国集团，在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下，众叛亲离，日暮途穷。它困守的几个城镇，已形同被解放区大片海洋包围的孤岛，面临着灭顶之灾。金边卖国集团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在它暂时控制的地区，经济一团糟，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工农、士兵、学生甚至僧侣纷纷起来，连续展开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卖国的群众斗争。为了进行最后挣扎，它采取了最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进行统治，甚至出动坦克，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但是，压迫愈甚，反抗愈强。广大工人、士兵、学生、教师争取生存，要求民主、自由、解放的示威浪潮此伏彼起，汹涌澎湃，猛烈冲击着朗诺卖国集团的反动统治。尽管美国政府每年给这个傀儡集团大量军事、经济“援助”，并且派遣大批顾问直接插手帮助它出谋划策，也丝毫改变不了它气息奄奄、面临灭亡的可悲处境。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这也令人信服地表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着柬埔寨人民的真正利益，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是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朗诺集团则不过是柬埔寨的吉斯林分子，是一小撮叛卖祖国的民族败类，是外来势力强加给柬埔寨人民的，是完全非法的。

既然柬埔寨问题产生于外来势力对一个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干涉、颠覆和侵略，那么，要使柬埔寨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美国政府就应当立即停止对朗诺叛国集团的一切支持和援助，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务。然而，美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它不但至今没有停止对柬埔寨的干涉和侵略，而且千方百计硬要广大的会员国同意把窃据柬埔寨王国席位的朗诺叛国集团保留在联合国里。它的目的就是要掩盖侵略、干涉、颠覆的真相，并争取时间，继续给这个傀儡集团输血打气，使其苟延残喘。不久前，朗诺集团抛出的所谓“和谈”建议，就是其外国主子为此目的而导演的一出拙劣的丑剧。最近，有些国家向本届联大提出所谓敦促柬埔寨当地的直接有关各方举行谈判的提案，也是适应了美国的这一政策。这个提案的真正用意，同朗诺叛国集团的所谓建议一样，说穿了，就是企图使朗诺叛国集团继续窃据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给美国继续侵略和干涉柬埔寨披上合法的外衣。它完全回避了美国的侵略是造成柬埔寨战争的唯一根源这一最根本的事实，却妄图假手联合国强使柬埔寨合法政府同帝国主义的傀儡进行所谓谈判。它打着所谓不要外来干涉的幌子，实际上恰恰是竭力维护帝

国主义干涉柬埔寨内政。按照这个提案，不仅不必停止美国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干涉，反而要联合国对一个纯属成员国的内政问题进行干涉。由此可见，这个提案不但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而且与正确解决柬埔寨问题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大家知道，柬埔寨问题是一个涉及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维护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及世界人民都必须加以过问的问题，而决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或少数国家所能任意左右的。

人们记得，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曾经通过决议，谴责美国对柬埔寨的侵略，谴责美国对朗诺集团的支持，并且表示坚决支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这个决议表达了广大不结盟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正义呼声。而上述提案则显然是直接对抗与破坏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这个决议。因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广大不结盟和第三世界国家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今年十月五日，西哈努克亲王在声明中提出：“敦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同朗诺集团谈判和平这就是使柬埔寨人民接受‘美国的和平’。这种和平再也不会使柬埔寨恢复真正的独立和再出现国家的、领土的、行政的、民族的统一”。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乔森潘先生今年十一月六日再次庄重声明，柬埔寨人民“绝不接受同叛国集团的谈判或妥协，否则就将意味着允许它们继续生存，给它们以机会来继续作为美帝国主义在柬埔寨推行战争高棉化的挡箭牌，并从而给柬埔寨国家和人民带来无比的苦难”。他还曾提出：“要解决柬埔寨问题，只有帝国主义从柬埔寨撤走其全部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停止对柬埔寨的侵略，并且停止对金边叛国集团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让柬埔寨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这一爱国的正义的立场。

这里还应着重指出：泰国代表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代表日本等提案国要求将他们的议案优先提付表决，这是毫无道理的。大家知道，阿尔及利亚等三十七国的决议草案是早在二十八届大会上就已正式提出的，在今年十月一日又正式再次提出上述草案。只是在此之后，日本等国才于今年十月十八日提出了他们对柬埔寨问题的提案。无论按照大会议事规则及大会的工作惯例，都理所当然地应当首先表决阿尔及利亚等三十七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日本等提案国违反常规，强词夺理，硬要将他们的提案优先表决，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理亏心虚，因而又一次玩弄手法，企图利用程序问题扰乱会议的正常进行，阻挠柬埔寨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这种粗暴破坏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的企图是断然不能容许的。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这种无理要求。

归根结底，柬埔寨的事务要由柬埔寨人民自己来决定。柬埔寨人民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朗诺叛国集团必将被柬埔寨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一进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们希望，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同我们一道，支持阿尔及利亚、中国等三十七国的提案，立即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朗诺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坚决反对旨在假手联合国进一步干涉柬埔寨内政的提案，使继续拖延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任何阴谋不能得逞。

班雅拉春先生（泰国）：我国代表团愿追随昨天发言的各位代表之后，对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吴丹阁下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他的去世不仅使缅甸人民感到哀伤，全世界人民也同感哀伤。他在这个世界组织的危急多事之秋出任秘书长，其所作出的贡献，在联合国和人类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录。他个人的品质体现了亚洲的容忍和智慧精华，他的尽心竭力，追求各国间的和平共存，在国际社会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永远地记在心中。我们泰国人和东南亚人民都为他的成就骄傲，也为他的不幸早逝哀伤。

大会最近结束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性辩论。其结果是联合国历史上的里程碑。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代表团都加以支持，因为我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按照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在不受外来干涉下实行自决和过着自由自主生活的合法权利。

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议程项目 25 的柬埔寨问题，这问题也应该根据同样的自决原则加以断定。高棉人民有自行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合法权利，此项权利不属于任何其他人；这条基本原则不容受到破坏。事实上，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高棉人民根据他们的宪法程序，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采取了决定性步骤，他们剥夺了前领导人的权力并成立了高棉共和国的现政府。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泰国外交部长在大会一般性辩论里曾经说明我国政府的立场如下：

“泰国对柬埔寨代表权问题的基本态度并未改变。我们继续认为，应该让高棉人民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地自行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这种政治解决办法应该由当地各有关方面达成，联合国不应采取任何可能预断高棉人民的决定的行动，也不应采取任何可使高棉共和国的生命、财产以及珍贵文物继续受到损害的行动。

我们的看法不是根据对这个或那个人的个人爱好。我们也不管这个或那个领导者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反，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根据历史事实、当地的实在情况和我们对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原则的坚守。

柬埔寨以前的政府领袖被剥夺了权力不是出于暴力，而是出于国家议会根据它自己的宪法进行表决的结果；这是件历史事实。

目前的领导人掌握了权力不是由于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宪制方法；这也是事实。”（第二二五一次会议，第121页）

我们可以回想到，通过表决来罢免西哈努克亲王权力的议会就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西哈努克亲王自己宣布成立的同一个议会，当时他说：

“你们是高棉人民真正选举出来的。……我国同胞所作的完全自由的选择加强了你们的任务的重要性，这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因此，我们对该议会或其行动的宪法效力的民主性质不应该有所怀疑。

去年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时，有些代表团无视事实真相，说了许多神话。那些代表团今天早上又在这里重复了那些老神话。我们可以回想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它们曾经预测现在的政府马上就要垮台了。一年已经过去了；可是它们的预测和它们的其他许多主张都已被证实是完全不正确的。高棉政府并没有垮台。

实际情况告诉我们，高棉共和国现在的合法领导人继续有效地控制着大多数的高棉人民，并且获得他们的支持。该国政府的所在地仍然是金边——该国的首都。相反地，另一领导人的流亡政府却设在另一个国家的首都里。它的支持者都说它实际控制着整个国家。可是，事实上它仍旧依附着另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且显然不打算在不久的将来不再依附那个国家。在另一方面，人们时常忘记了，或者轻易地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金边的合法政府正控制着大多数的人民。此外，它在外援的协助下有效地照料了大量涌入的战争难民；这些难民已经作出选择，和政府站在一边，因而增加了政府控制下的人口总数。

一条公认的国际法规则是，在内战式的情况下——目前柬埔寨的情况就是如此——流亡政府在法律规定下是毫无地位的；任何第三者如果支持它那必就是干涉或干预他国的内部事务。在这点上，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大会通过的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白地指出：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或外交事务。”（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

应该注意的一点是：柬埔寨的情况，基本上有异于一国在战时被外国占领的情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些西欧国家的情况。就柬埔寨而言，高棉共和国唯一被外国占领的部分是那些受北越部队控制的部分。除此之外，柬埔寨境内并没有任何其他外国部队，也没有被外国占领的领土。

不仅如此，宪章第二条，第7款明确规定：

“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

不容许干涉各国内政和保护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宣言进一步加强了这条重要的不干涉原则（大会第2131（XX）号决议）。

同一的联合国宣言的执行部分第4段和第5段甚至更深入地说明了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期间协助起草宣言者的本意。这两段如下：

“4. 严格遵守此类义务是确保国与国间彼此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因任何形式的干涉行为不但违背宪章的明文与意旨，且将引致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

“5. 各国均有不受任何国家任何方式的干涉，自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不可褫夺权利。”（大会第2131（XX）号决议）

因此，我国代表团经过考虑后认为联合国没有替高棉人民行使自决权的职权或权限。这种选择权是他们的，而且专属他们的。联合国的任何行动，如其结果等于改变高棉共和国国家的领导，那都是对高棉国家内部事务的公然干涉，并且会造成一种要不得的危险先例，使任何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流亡政府都可以向国内的合法宪政政府挑战。

联合国的确应该好好地以建设性的态度响应一九七四年七月九日高棉共和国金边政府作出的呼吁，在所有方面支援高棉人，帮助他们在没有预定条件的情形下促成谈判，以期实现足以保证高棉国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的公正、持久和平。

至于大会收到的两项提案，很清楚的是，A/L.733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采取了一种僵硬而且极为危险的看法，认为本组织应该决定把一个流亡政府的领导强加给高棉人民。这个提案，如果获得通过，就会违反一项宪章原则和我刚才提到的两个联合国宣言。它将是对一个会员国内部事务的悍然干涉，造成一个满具严重

危险的先例；另一方面，它对互相毁灭的战争和柬埔寨目前剧烈战斗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又提不出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它不仅会破坏基本的自决原则，并且也会置高棉人民于长期痛苦与继续流血的灾难之中，虽然人类在高呼要停止敌对和认真致力于冲突的和平解决。一方似乎无视人性的善良面；虽然这一方一贯地采取消极与破坏性办法，却不应该阻止本世界组织加倍努力说服各方作接触和谈判。这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联合其他二十二个看法相同的代表团，提出并建议大会通过 A/L.737/Rev.1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我们坚决反对另一个决议草案（A/L.733）提案国所主张的办法，它和我们的努力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把这个草案交付表决，我国代表团将反对它。

A/L.737/Rev.1 号文件内决议草案提案国，就是：澳大利亚、巴哈马、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海地、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拉圭、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乌拉圭，认为柬埔寨局势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尤其是该地区附近国家都感关切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的草案提案国中有五个东南亚国家和几个其他太平洋国家。同时还应该指出，这五个东南亚国家中有三个在它们的对外关系上是忠实地实行不结盟政策的。另一方面，在另外那个决议草案（A/L.733）的提案国中，唯一在该地区附近的国家恰是那个对涉及的流亡政府充任东道国的大国。

在联合国讨论的任何问题上，五个东南亚国家的习惯一向是要考虑到该问题所涉地区附近绝大多数国家的意见。因此，我们希望当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区域时，其他国家也会愿意表示类似的诚意和了解。

我国代表团是 A/L.737/Rev.1 号文件内决议草案的二十三个提案国之一。这个草案是基于一个信念，就是：应该让高棉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之下和平地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并且应该由当地有关各方达成这种政治解决，联合国不应采取任何可能预断高棉人民自己的决定的草率行动，特别是关于他们国家领导人的问

题。 草案的序言部分清楚地提出了这个信念。

为了促使柬埔寨目前的争端能够和平解决，这个决议草案在执行部分中促请各方举行谈判，请秘书长向各方提供适当的援助，并要求所有会员国尊重这种谈判的结果。 此外，由于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已近尾声，为了要给秘书长充分的时间和避免任何可能会不利于这种努力的行动，大会本届会议不可能也不应该对这个项目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A/L.737/Rev.1号文件内决议草案提案国也认为本组织有责任朝着和平解决该冲突的方向努力。 不幸地，我们不可能不着重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性规模，因此这个问题继续是国际紧张和冲突的一个来源。 和缓的好处也没能扩展到这个不幸的地区，虽然许多方面都声称有意促进容纳各方意见的政策。 如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所说的，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

“发展各国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如果A/L.737/Rev.1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能够获得它应有的机会，在任何其他关于本项目的提案之前付诸表决，联合国的那个重要的宗旨就是更好地达成了。因此，我代表各共同提案国正式要求按照议事规则第九十一条，把优先次序给予A/L.737/Rev.1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以便将它能最先交付表决。

我国代表团愿向大会保证：在我们生活的区域中促进和平与协调，我们的努力是严肃的，而且是坚定不移的。 在这方面，老挝近来的政治发展鼓励了泰国人民。我国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中曾说：

“最近老挝王国政治领域中的发展比较令人鼓舞。 在其他政治冲突中很欠缺的那种政治意志似乎是个推动力量，使得老挝各派进行了认真的会谈并取得妥协，同意在……梭发那·富马亲王陛下的有效和公正领导下……在老挝组

成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作为一个姊妹国家，泰国王国希望并且相信，老挝以它目前的安排，将会有较大的成功机会来维护老挝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我国政府向老挝政府和人民为达到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给予支持及充分的合作，他们的这种努力对邻近国家肯定会有积极的影响。”（第二二五一次会议，英文本第118-120页）

所以，泰国政府和人民热切希望，高棉共和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将由高棉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之下，自己和平地解决。就在数星期前，大会还就塞浦路斯问题决定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并促请有关各方继续他们的谈判，以致一个政治解决。在关于塞浦路斯的辩论中，有一个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很恰当地作了下列发言：

“我国代表团不相信外来力量可以对一个内部问题强加任何解决办法。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内部问题，无论他们属于这个社区或者属于另一社区都必然是出自内部的。必须由他们决定他们相信是最适合他们的政府形式”（第二二七三次会议，英文本第38页）。

我们也同样地呼吁所有国家不要干涉柬埔寨的内政。高棉人民受到的悲惨苦难不仅使泰国，同时也使这个区域内的所有其他国家深为关切。泰国人民与高棉人有着密切的历史和文化关系，只希望看到他们国家恢复和平与安宁。

最后，我愿引述我国外交部长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泰国将继续以睦邻及和平合作的政策对待区域内的所有国家，无论它们的政治或经济倾向是什么。区域内每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惟有靠严格遵守和平共存五项原则才可以获得保障。在这方面，泰国一定办得到。”（第二二五一次会议，英文本第122页）*

* 副主席班达先生（赞比亚）就主席位。

巴雷多先生（巴拉圭）巴拉圭代表团与联合国一同对吴丹的逝世感到悲痛。他曾经忠诚地、光荣地献身于联合国的事业。我们要向秘书长、缅甸政府、缅甸派驻本届大会的卓越的代表团及杰出的吴丹的家属表示哀悼。

若干国家已经要求大会在本届会议议程上添列一个额外的项目，并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请大会决定“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已经提出的决议草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想：有些国家为了意识形态，或者为了政治上的便利或纯粹为了国际承诺，竟想使联合国虽然本身完全是个政府间组织，却擅自取得能力，甚至在违反高棉人民的意志的情况下，使高棉共和国恢复君主政体；这样，作为一个不能代替的国际法庭，使某一个政府取得合法地位，证明该政府的健全，同时却撤消一个悲惨小国政府的合法地位。

该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认为，仅仅因为高棉共和国政府进行自卫——这是每个政府在国家主权的典型意义上的首要义务及权利，所以，它就是个傀儡——虽然它对该国政治机构是并未间断的继承者。

另一个所谓的“政府”并没有必要的法律上的继续，证明其合法性和正统性；它已经被议会明确地推翻了；这个政府，设在外国境内，并未控制真正的高棉人民，是在一个超级大国保护之下生活；现在这个政府竟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要求承认它的地位，而该组织自己的宪章却禁止干涉各国内政事务。我们应该怎样称呼这个政府？

如果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真正在行使职权，真正在管理它自己的领土，它就應該把它的首都迁到该处，行使国家的权力，并且在该处要求所有国家和联合国承认它。如果作为各国政府最高组织的联合国竟然自行违反了特别明文禁止干涉完全是各国人民的内政事务的宪章规定，联合国会到什么地方去。那必然是个危险的恶例。今天鼓动冒这种险的人，可能明天就成为要破坏主权国家间关系上正常合理秩序的这种制度的受害者。

如果我们通过了该项决议草案，可是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却因为这个或那个

原因，决定迁移它的首都，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那种情况下，高棉的主权人民必然得尽力听从今天在北京可是明天可能就会迁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的高棉政府。如果该项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我们就面临着支配国际关系价值崩溃的局面；如果我们作出这么可怜的决定，我们就会造成一种政治迫害的局面，后果是不可预料的。我们就会创造出国际关系上的麦卡锡主义。我们应该让各国人民自行解决他们的内政问题。

一种严肃的和镇静的秩序的不可避免的原则之一，是不干涉各国的内政事务，这样，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和他们不受限制的主权。杰出的乌拉圭共和国大使江布鲁诺曾经说过：

“要不是因为我非常敬佩许多共同提案国——因为我非常敬佩它们全部——我就会说，我们正面临着集体混淆人们视听的实例。可怜的高棉人民，竟有这样多的自愿者为他们诠释命运！”（第二一八九次会议，第86页）

国际大家庭的最高价值不能够因为暂时的利益、某些国家间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不满，或各集团的策略或意识形态上的便利而被忽略。不应该有人敢抛弃可能会导致国际和谐的价值——甚至多数表决也不能这样做——因为真理和道德应该超越传统的，变幻莫测的数字。

不论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看这问题，高棉政府是合法的；它行使着职权；它有管辖权和控制权；它有人口；它通过外交关系几乎同所有的国家都有连系。渗透到高棉领土内的游击队在真正的高棉人民里并没有真实的基础。它们的补给和支援基地都设在邻国境内。人们继续忠于他们的现有制度，正在战斗，以求国家统一，并求自由和民主共存的原则。

朝鲜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笔墨、血汗、和成千上万的人命。那个国家的统一可能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我们是不是想使高棉共和国遭到同样的命运？现在是不是想通过一项联合国决议，承认该国的一部分及其代表，同时却驱逐另外一部分，用这方法使高棉分裂？我们是否认为一个不在高棉境内的所谓“政府”

有合法地位，而宣布仍旧在柬埔寨人民的传统首都统治国家的政府不合法？这种没有先例的态度会引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大家想一想，许多赞成该项决议草案的国家在审议中国大陆和中华民国问题时曾经采用过完全相反的标准。

我们为了联合国的好处，为了它的威信，为了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为了各国主权，为了国际间有道德的、有文化的共处，为了和平和正义以及世界安宁，必须阻止这种蔑视整个国际法律制度并且破坏人类累积的国际价值结构的欺瞒手法。

郭先生（新加坡）：我国代表团要简短地说明为什么它已经加入为A/L.737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以及为什么我们支持该项决议草案应该在A/L.733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以前优先处理的要求。

我国代表团对高棉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立场是根据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应该让高棉人民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的情形下，自行解决他们的问题，并自行决定他们的政治前途。我们的信念是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就铭记着这条原则；它禁止联合国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新加坡代表团同意加入为A/L.737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不是因为我们支持或不支持金边的朗诺总统的政府，或者支持或不支持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敌对集团。一点不错，我国代表团决定立场时并没有考虑到朗诺总统是否继续当权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是否由其他人士——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在内领导该国的问题。新加坡代表团的决定完全是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

我国代表团严格遵守此项重要的原则使我们得到一点结论，即联合国不应该决定，也不应该要求它的会员国决定这一类问题，象在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里谁代表谁，或该国应采取什么政府形式和组织。我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应该要

求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对于各独立国家的内政问题、冲突和斗争集体地加以判断，因为这些事乃是由各该国家人民适当地作出决定的事。

若不这样作，就会为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创立一项隐藏着危险后果的先例。我们抱着这种看法，是因为目前有，而且将来无疑还会有，独立国家发生大小不等的内部动乱、冲突或斗争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够自行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联合国认为把它自己的决定强加给该国人民是它份内的工作，这可能会大开其门，使联合国对于每个有了类似内部问题的其他国家的内政同样加以干涉。

因此，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基于原则，而不是根据对任何个人的喜好。认为我们采取了亲朗诺或反西哈努克的立场是不对的。我得强调，新加坡人民和政府一向尊敬并钦佩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我们认为，他的许多杰出成就中有一项就是在他当权期间，他成功地在柬埔寨王国维持了和平，并防止柬埔寨卷入越南战争。可是，我们对西哈努克亲王的好感却不会使我们忽视有关这次辩论的重大原则，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决定那个政府是高棉共和国人民的政府是完全属于高棉人民的权利。只要在首都金边有一个政府显然在治理国家，能够行使其国际权利，履行其国际义务，那个政府的代表就有资格在联合国里代表高棉共和国。作出其他的决定，都是对高棉共和国内政作不正当的蛮横干涉。

因此，我国代表团才向大会推荐A/L.737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

下午一时四十分散会